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90
3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九〇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

法勒先生

(塞内加尔)

(副主席)

一 巴勒斯坦问题〔2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7

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会员国都知道今天上午我们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27，题为“巴勒斯坦问题”。

在我请第一个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请愿意参加讨论的各位代表尽快——我要强调尽快——将他们的名字列入发言人的名单上。

事实上今天上午的会议，发言人的名单上只有两个名字，下午的会议还没有人登记要发言。所有的代表毫无疑问的都会了解我们已经再也不能无谓地浪费几个上午或下午的会议，以免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后，发觉时间不够。

因此，我要通知大会，我现在建议在明天（十一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五时截止关于议程项目 27 的辩论的发言人名单的报名。只有在发言人名单报名截止以后，才有可能安排工作方案。

我的话讲完了，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卡度米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去年此时对这个庄严的大会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这一天联合国决定与公平正义的事业站在一起，因此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巴勒斯坦的审议。

这是你们第一次有机会听到受害者的声音。多年来这个论坛曾经被阴险狡猾的侵略者所控制，他用尽一切计谋，包括说谎、伪证、和欺骗，企图掩盖巴勒斯坦问题，并阻止联合国承担它当然的任务。

去年这个时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我们的兄弟亚希尔·阿拉法特，曾在你们面前评论并坦白提出巴勒斯坦问题。亚希尔·阿拉法特正确而勇敢地向

你们揭发这个问题的各方面，并向你们透露忽视构成中东危机的核心的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他向你们提出我们的人民对永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远见。他向你们呼吁不要让他手中拿着的橄榄枝掉下来。他要求你们对人类充分地表示，被压迫的人民能够借助于这个国际机构的积极贡献，实现他们解放、正义与和平的目标。

今日，经过我们的斗争历史上漫长的一年之后，我们回到这里，与你们审查这一年的成就，并评定我们在那时和现在所处的情况，我们已经取得什么成就和我们还未达成的目的，在走向正义与和平的道路上，我们到达了哪一站。我们是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呢，还是被迫远离？最后，我要提出一个明确的重要问题：这个代表国际社会的国际组织，为了实现它对全世界人民的承诺，并在历史的见证下完成它的任务，到底作出什么样的努力。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确信你卓越的成就值得大会对你的信任。你的品德毫无疑问地会引导你成功地主持本届会议。在向你，新的主席表示祝贺时，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表示赞许，他以一个革命者的热情，干练而客观地执行了他的职务。我们相信你将证实你自己是一个优越的前任主席的最佳继任人。

我也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致意，并表示我们对他的信任。我们对他在世界的冲突和危机加剧时代表本组织作出越来越大的持续努力表示感谢。

我要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印度支那人民，及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非洲人民表示我们真诚的祝贺。在这一年中，他们已经取得了对抗压迫、帝国主义和奴役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取得独立、主权国家的合法地位，免于垄断和剥削，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繁荣和幸福，他们与所有的其他人民共同为建立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

我们要向已经取得联合国会员国的那些胜利的人民的代表们表示祝贺。同时，我们要对被美国帝国主义阻止未能加入联合国的英雄的越南南北两方人民说：美国

的否决并不能决定你们在这个机构的命运。越南人民在本大会据有合法地位的时机不久一定会来临。

最后，我要对曾经支持并且仍然继续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和不顾帝国主义者对它们施加压力仍然坚持它们自己的原则的所有国家，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我们要向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非洲和回教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有其他友好国家努力促进世界和平和进步的事业致敬。

当代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就是为了进步和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进行坚决的努力和持续的斗争。今年就象以往各年一样，由于进行了一些艰难的斗争，人民已经取得胜利，并且继续朝着实现他们的愿望前进。

英勇的非洲人民为了争取他们的完全自由，他们国家的独立和从种族主义及其罪行下解放，继续进行勇猛的战斗。在今年年底之前，英勇斗争的安哥拉人民将取得独立——这是长期和艰难的牺牲的成果。我们呼吁非洲和全世界的一切正直力量，按照最近非洲高峰会议呼吁停止内战并进行全国和解的决议，为保护安哥拉的独立和自由而努力。

我们也坚决谴责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我们完全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对抗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我们与这些人民的团结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反对种族压迫的共同斗争和我们的人民也同样遭受到种族主义的罪恶的痛苦。

我们确信阿拉伯—非洲的团结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目标，并促进了我们的人民的利益及他们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念及这点，我们吁请我们的兄弟，尤其是那些产油的阿拉伯国家承担他们充分的责任，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我们相信，这将促进世界和平并有助于减轻社会不公平。

我们深信塞浦路斯这个和平的岛屿及其人民正遭受到美国的阴谋之害，我们支持保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中立和领土统一的一切建设性努力。需要消除在该岛上的一切外国基地，及加强塞浦路斯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基础，邻近地区才有和平与安全。

朝鲜人民多年来一直为反对美国的军事占领和统治而斗争。我们相信，一旦所有的外国基地和占领的军队从南朝鲜撤出，以和平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时机就将到来。

历史上，阿拉伯和欧洲人民有密切的文化关系，因此为了我们人民的利益，我们和欧洲之间有必要建立基于互相谅解和合作的新的联系。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完全支持阿拉伯和欧洲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旨在实现所有各级上的相互合作，并鼓励一些西欧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采取积极的态度。

去年我们带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回到我们在流亡的人民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去。我们因联合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的显著改变受到了鼓舞。由亚希尔·阿拉法特主席领导的我国代表团受到大会温暖友好的欢迎，在巴勒斯坦问题辩论的过程中大多数的代表团表示极大的关切，各会员国热切希望达成一个保证我们人民的民族权利，和在该区域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的公正解决办法——这一切因素都令我们感动，并增加了我们对更美好和更光明的未来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重返他们的家园和产业的权力，在不受外来的干预下自决的权利，及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权利。随后的第 3237 (XXIX) 号决议给予我们联合国正式观察员的地位。两个决议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两个决议又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是在中东寻求公正持久的和平不可忽视的一方，它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使用一切办法来恢复我们人民的权利。这两个决议显示联合国已经了解巴勒斯坦的目标，它们代表一个坚定的立场，免除了对中东战争发生的根源的任何误解。这是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努力阻挠承认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权利，及不顾一切企图忽视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根源的一个答复。

在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与我们一起努力扩大这两个决议的实质的友好国家

——的支持下，我们怀着乐观主义和希望回来了。这两个决议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境界，使我们能够巩固我们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对我们事业的承认，及扩充对我们事业的支持。

自大会去年的会议以来召开的每一个国际会议，都重申对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民族斗争的支持，同时谴责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美国，的立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方面已经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一切工作，并按照它对国际合作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的信仰，对这些会议和各专门机构及人权宣言的执行，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到欧洲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已经发生一些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很慢。有些欧洲国家已经慢慢但确实地开始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他们独立的国家政权，和解决由于被驱散和流亡所产生的问题的合法的民族愿望。我们要特别提到法国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法国确实已经为其他欧洲国家在寻求一个更客观和更公正的政策上建立一个可供遵循的榜样。

我们怀着乐观主义和希望，第一次带了体现着同时保证和平与正义的解决方案的原则，回到我们正在坚决斗争的人民那里去。在长久的政治斗争之后，我们仍未能将和平与正义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而这两个因素是不可能分别单独存在的。

不幸的是，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联合的压迫势力，和与其合作的那些势力，用尽一切操纵和恐怖主义的手段，勾结起来要动摇这个国际团结。他们联合起来对国际意愿挑战，从事冷酷的活动、阴谋和诡计，企图将主动权转到他们自己的阵营和他们自己的手中。为了重新取得由他们指定一个解决方案的权力，他们公然蔑视一切原则和漠视一切事实及决议，企图阻挠我们人民的坚决斗争。在大会多数会员国和世界所有的人民表示支持我们的斗争并承认我们权利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采取了这一切行动。

象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拥有巨大收集资料 and 情报能力的超级强国，继续顽固地无视中东危机的本质，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此外，美国又毫无保留地遵循以色列拟订的政策，使问题支离破碎，并且借着欺骗和挑起纷争取得虚假的胜利。美国不断寻求歪曲的解决方案，它给予以色列更大量的武器，使这个区域陷入更多的问题和更加复杂的局势之中。

我们再度在本大会宣告：在该地区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不完全承认并且最后实现我们人民的国家权利就没有正义。我们也要宣告：任何国际会议如不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或在它缺席时，都无权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同样地，我们宣告：我们拒绝漠视我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任何决议。我们宣告：我们拒绝参加其职权范围以这种不可接受的决议为基础的任何会议。同时，我们欢迎以联合国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为基础的任何国际努力。

鉴于自一八四八年以来我们的经验，我们拒绝对我们的问题只寻求部分解决的一切企图。不管它是来自本大会或大会之外，我们拒绝这种对一直错误地称为中东危机而我们正确地称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支支节节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强调我们谴责漠视巴勒斯坦问题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的一切措施——如这里来个部队脱离接触，那里来个部分解决方案，这个前线或那个前线来个逐步解决办法，讨论耶路撒冷问题，审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命运，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到今天的经验已经显示，将这些问题作为单独的彼此互不相干的项目来处理，只有使该地区的问题更加复杂，并且必然会引起紧张及战争。

如果美国对巴勒斯坦的事业和中东危机的态度，用一个比较偏重政治的努力表示出来，或是以美国决策者的特别观念所产生的意见为基础的话，那么危机即使很大，也会在是非的范围内，并且会与美国的政治措施一致。但是危险的是美国政府正以一个超级大国的一切力量，以武力将它的意见强加于人，它正动员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此外还加上利用阴谋、诡计、制造紧张和纷乱等幕后力量进

行的其他努力，使这些意见得以执行。

最近我们这一部分世界的紧张及由此造成在黎巴嫩的流血事件就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一个悲惨例子。虽然美国假装在该地区拥护和平，实际上它却给以色列百十亿美元和尖端的军事设备以维护以色列来替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这些免费给予以色列的礼物，使得以色列能够将其种族主义的政策强加于整个地区。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地区以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政策将会成功，或注定会继续存在。我们巴勒斯坦人民过去曾经成功地克服了各种阴谋，我们将以英勇的斗争和国际团结来应付现在或未来的挑战。

黎巴嫩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们的战略口号和观点，以及建立一个有统一社会、民主而没有宗派的国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革命的敌人，在我们的地区之内和之外的，幻想着他们能够破坏我们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居留，——这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篡夺了我们的家园，并迫使我们流亡造成的。我们的敌人想要使我们陷入一种战争，阻止我们对逐步解决政策进行战斗。但是这个痛苦的经验，已经增强了我们与黎巴嫩人民的团结。今日，在黎巴嫩，政教分离主义者正逐渐战胜基督教派主义。基督教派的领袖的声明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他们暴露并拒绝了分裂黎巴嫩的阴谋，并且宣告他们坚决遵守在平等、博爱和国家统一之内的民主生活的原则。

美国所鼓吹的逐步解决政策一定会招致相反的结果，就好象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在黎巴嫩会招致相反的结果一样。美国的提议最后一定会失败，因为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增进全球的安全，而是为了掩饰冲突的加剧，和制造掩饰紧张的幻象，及为在该地区爆发战争制造条件。

我们要借此机会代表我们的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强调我们深切和完全关怀兄弟的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统一。我们要毫不含糊地重申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为了解放巴勒斯坦并在我们的神圣领土——我们的国土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绝不会接受不是巴勒斯坦的地方作为我们的家乡。

注意到美国人民自己对于基辛格的中东政策感到不安是很有意义的。在美国已经不只一个负责的政治家和评论员正当地怀疑到基辛格称为“逐步解决的政策”能够真正导致和平。

他们与遍及全世界的其他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如果基辛格需要有十月战争，继之以两年的谈判，还有百十亿美元和大量的尖端武器，如果基辛格仅仅为了达成面积不超过西奈半岛的百分之十三的部分撤退，需要这许多时间和这许多金钱，那么要完成完全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他所需要的时间、金钱、武器和战争到底是多少？我们不必问他，假如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本质、核心，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他的政策到底需要什么？

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基辛格的政策靠不住。除此之外，已经发表的附于西奈协定的某些秘密承诺（有些已经透露了，有些仍然是秘密的），明白地显示了已经宣布的目标是撒谎。美国对以色列所作的这些承诺，确是蔑视联合国的决议，这些决议维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并且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如果任何人能够找到华盛顿的政策和特拉维夫的政策之间的有机而绝对的联系的其他解释的话，我们愿意听一听。美国答应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明白地证实了，尽管在阿拉伯区域发生过几次战争，并且战争有重新爆发和升级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仍然坚持它们压迫、侵略、掠夺和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基本的民族权利和人权的政策。

美利坚合众国和它在我们地区的前哨基地以色列，决定让我们去年来到大会时手中拿着的橄榄枝掉下来。在它们继续进行勾结时，我们只能高傲而自信的说，我们将继续反抗这种勾结。我们拿着自由斗士的枪，并将继续斗争，直到我们赢得正义和胜利。只有在那个时候和平才会到来。

我们人民的历史充满了伤痛的记忆。 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我们都要纪念对我们耐心而正在斗争的人民的阴谋和罪行。

我们一直是受害者，而犹太复国主义一直是害人者。 犹太复国主义自身不能完成的，就勾结帝国主义来完成。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这一天是我们历史上最悲伤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犹太复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订立了历史性的邪恶联盟，可疑的联盟。 在那一天，贝尔福日，不拥有这块土地的人将这块土地许诺给无权得到这块土地的人。

在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倒霉的许诺，这是人类历史永远可耻的污点，因此我们不要详细讨论它的起源或它的细节。 我们只要提及这个悲凉的日子已经从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日历上消逝了，取代它的日子是七十个尊重联合国及其原则的友好国家站在一起，勇敢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压迫的、种族主义的、落后而危险的意识型态。 在正义战胜之前，五十八年已经消逝。 这项谴责肯定了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理想。

你们在谴责征服和种族歧视的想法时所采取的勇敢而光荣的立场，不能认为仅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胜利，而应该认为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势力的胜利。 我们一直注意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各层面。 我们认为在我们为了我们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对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控制，和遭受到它的工具和机构的压力和操纵的所有人民的解放，已经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贡献。 这是我们的动力之一。 因此我们推进了犹太人的解放，犹太复国主义一直利用他们的痛苦来为其更具侵略性，更危险和更种族主义的阴谋辩护，这就威胁到社会并阻碍了所有人民的自由。

站在你们面前的前以色列情报局长，现任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驻联合国大使，使用威胁和欺骗，作全无希望的努力，企图对付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这是

不足为奇的。他指控该决议草案是反闪族人的，并威胁赞成该决议草案的人说，以色列绝不会忘记投赞成票的人就是投票反对犹太人的信仰。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最没有资格提出反闪族主义和反闪族人这个问题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反闪族主义的另一个面貌。犹太复国主义象反闪族主义一样，宣称犹太人不管他在那一个国家，不属于他所在的那个国家。它要求每一个犹太人离开他的国家和社会，以便殖民到其他的人民的国家，并且用武力和恐怖手段取代这些人民。在这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和反闪族主义是符合一致的，都含有一个共同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并且都为了它们的持久和传播它们种族主义的要旨铺路。

反闪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精神，同一种邪恶精神的两面。它是一种分裂和歧视的精神，它违反了要求人类基于平等和容忍在一个社会中兄弟般地共存的所有的精神和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在这个社会上，所有的公民的唯一区别是基于一个公民对他的社会和同胞的贡献来区分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蓄意将作为宗教信仰的犹太教和落后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混在一起，明白地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利用犹太教的阴谋，在我们看来犹太教是应该受到很大的尊重和敬仰的。

以色列的领袖不仅妄用了犹太教，他们还将他们的管辖权扩张到犹太教的信徒，并且擅自扮演作为所有的犹太人宗教上和世俗上的事务的官方发言人的角色。

联合国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又一次表示联合国在认识到种族主义的观念和思想对现代人类的威胁的问题上已经有所进步。这也是揭穿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上的盟友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勇敢立场。

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先生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盟友，并猛烈攻击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他威胁联合国并警告联合国通过这种决议的后果，他会这样作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对美国黑人所面对的问题的看法和判断，尤其是他赞

成“良性漠视”，已经被人认为是种族主义者。他最好遵循美国人民的传统，并且要求其他人按照美国社会赖以建立的自由、政教分治和民主的基本原则采取行动。

全世界终于认识到以色列的本质，这种本质表现在它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的罪恶和侵略的政策，和它持续地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切都被充分揭露了。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全世界能够通过决议对以色列侵略性的夺占进行战斗，这些决议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深入到问题的真正核心。全世界再也不需要为了寻求逃出中东问题的影响的迷宫而感到困惑；全世界再也不需要受部分的解决办法的牵制。

今日，以色列在面对联合国第三委员会通过谴责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决议时，它又象过去一样，藐视国际意愿，和贬低联合国的决议。再者，它的发言人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中，表示以色列指责大会的衰退堕落。

以色列这样一连串地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以色列这样连续地对联合国的一切原则，对其宪章及构成我们人类遗产的正义、善良与和平的价值进行挑战，以色列通过其日常的活动坚持其蔑视谴责其政策的一切决议，不管这些决议的来源——这一切都需要这个国际机构的大会采取有效而可行的措施拦阻以色列遏制并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只有采取这种措施能够使人类得免遭受这种无知、顽强、和固执所造成的灾祸，并使联合国在充分认识到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情况下，继续发挥其作用。

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其一切人道和公正价值，正在全面进行斗争以求达到其民族愿望；巴勒斯坦人民拒绝接受可能剥夺一个人民或个人的民族权利的任何事情，他们与一切相信正义和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的人民热切盼望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将通过具有遏阻力的决议，这种决议将制裁以色列，并且也将重新审议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及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战斗，注视它的活动并制止它的罪恶，正好象我们曾经并继续对法西斯主义及其他违反人权的信仰进行战斗。

自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已经过了漫长的一年，我们期望阿拉伯地区的问题沿着大会探索出来的途径继续前进，并且在此下定决心为巩固公平和正义而努力。看看阿拉伯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对真正要了解事实真象的任何人证明，我们离战争较近，离和平较远。

美国提出的一切解决办法及其努力，只有增加局势的危险，并使得尚未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在我们被占领的领土上正在作的一切事情——它所谓的新事实：将我们的村庄和城镇犹太化，并在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建立垦殖区，一切改变我们民族传统的行为，占夺伊布拉希米回教寺，和我们在耶路撒冷及希布伦的圣地，对巴勒斯坦难民采取敌对的行动——这一切行动必将引起大会更加注意到它的责任，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们所采取的一连串行动的后果，最低限度的危险是导致一个区域性的战争。现在较其他任何时期更需要联合国证明其有理由存在并且承担它的责任，以便预先阻止在该地区的紧张情势越来越高涨，因为该地区是战争和冲突可能爆发的一个危险地区。

巴勒斯坦人民仍然以极大的决心，为实现他们的民族目标和愿望，全面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宣布，美国正通过它的盟国以色列，开始把核武器引进该地区；美国正在缔结涉及尖端武器的武器交易，这些尖端武器是用基辛格的和平解决方案的名义送交给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从辛劳的美国纳税人拿来的百十亿美元，这些钱本可更好地用于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和减轻他们的国内问题的，却转而用来替以色列的战争提供经费。

我们认为这一切既不能胁迫我们，也不能恫吓我们英勇的阿拉伯民族。相反地，这更加强我们的决心，沿着已经战胜敌人的全世界人民开辟出来的道路，继续进行我们的正义斗争。

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不是孤立的。比如我们的朋友苏联在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中仍然采取负责任及有建设性的立场，苏联一贯认可巴勒

斯坦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进行的斗争。再者，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诚实的人民已经表示他们与我们的团结，及他们深切相信我们的胜利必将到来，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后失败必不可免。

我们在你们面前明白切实地宣告，我们坚决信守建立一个国家政权，以便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政教分治的民主国家的目标，在那个国家里我们全体——回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能够以兄弟般的友谊，平等和对全世界开放的态度住在一起，无忧无虑地共同生活，实现我国将来对前途的进步愿望。

我们重申我们拒绝接受现在提议的一切欺骗性的其他解决办法。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家乡是巴勒斯坦。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解放他们的家乡并且在那里和平地生活。

必须在此重申的是，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式发言者和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能够代表我们巴勒斯坦人民说话。

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有行使自决的合法权利，及在其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的权利的客观条件。

去年受到大会欢迎的阿拉法特主席的讲话中载有不要让橄榄枝从他手中掉下去的呼吁。你们有些人也许没有听到他最后说的话。他说：

“战争在巴勒斯坦爆发，但是和平也将在巴勒斯坦诞生。”（第二二八二次会议，英文本第51页）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本组织已经陷入深渊，目前的辩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讨论毫无疑义地显示难以置信的玩世不恭的本质。在这个时候举行这种辩论的事实，更加暴露这种讨论的徒劳无功。

我知道这项辩论将继续进行。我很清楚我们将受到大量毫无意义的咒骂和憎恨。我知道在这个辩论之后，将继续审议一个决议草案，其中将提出自希特勒时代以来对犹太人发动的第一个主要国际反闪族人的攻击。我知道在这个决议草案

之后，阿拉伯各代表团要施加压力，再进行有关中东问题的又一次辩论。这一切我都知道，我还知道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在整个十一月中，甚至整个会议期间，大会的大多数时间将用在严厉谴责以色列。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到这里来的目的吗？难道这就是本组织花费巨大的经费的目的吗？难道这就是这个世界机构的目的吗？

在看完各委员会的所有讨论，分析了已经发表的演讲，计算了大会分配给有关以色列的各种问题的辩论的时间，评价了在讨论与以色列毫无关系的问题——如种族隔离，甚至如朝鲜问题，时所发表的反以色列的演说时，我发觉大会花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小小犹太人国家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常不断地发泄仇恨和诽谤，咒骂和造谣中伤，这已经使人麻木，不动人，对任何人都不能发生影响。这难道就是建立本世界机构的目的吗？难道你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难道全世界亿万饥饿的民众都已经受到照顾了？难道受到蹂躏的自由已经恢复了，每日加诸于全世界亿万民众的错误已经纠正过来了，因而你们能够在今后整个月中花这么多的时间，和这样一大堆预算，听取这样惊人的大量发泄的积怨和咒诅？

最少我们不要自欺。我们应该按照本组织的实质给它起个名字。现在我宣布，如果有人附议，我就正式提议将本组织的名称正式改为：“申斥，诽谤以色列联合国组织，”以便反映它的真实性质。

是的，本组织已经被少数极端主义者拖入深渊了，他们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本大会，你们天天听他们谩骂，你们不得不听他们几小时的不成熟的，假的历史的论述。因为本大会不敢站起来说：“够了”，并且要求本组织开始按照符合其宗旨和会员国的尊严，及为解决今日全世界面对的国际问题所应采取的方式办事，我们陷入如此的深渊，我们的智力受到这样的侮辱。这些极端主义者在这个月，将继续天天将他们的攻击指向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许多世纪以来直接遭受了迫害和歧视，一个小的犹太国家受到这种集中火力的攻击，我怀疑只是因为它小，因为它是犹太

人的国家，而非其他理由。以前我们也曾经承受过这样的攻击。在历史上我们太有经验了，我们不会存有任何幻想。

本大会很可能蒙上臭名，因为，当中东的一个国家正在流血濒临死亡，当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正受到内战的困扰，本大会却再度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战争的工具。在黎巴嫩，整个基督教徒社区的一百万人民处于危险的情况中。在我们眼前展现一个可怕的人类悲剧。但是，历史将记载着，当这件事情发生时，本大会却没有时间处理这个悲剧，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太忙于咒骂、诽谤中东一个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国家。有什么能够比看到一个国家正在流血，而本世界机构却若无其事地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加暴露本大会所反映的国际生活的冷酷恶毒。历史将记下这一笔。历史也将记载当一个基督徒社会危在旦夕时，全世界却默然旁观，而唯一在本大会堂讲话的却是以色列。历史将记载去年本大会接纳在一九七〇年的所谓“黑色的九月”企图摧毁约旦王国的组织为观察员，并在今后听取了该组织的代表的发言，而该组织为了从事其国际恐怖主义的政策，却积极参与支解和分裂黎巴嫩共和国。它将记载我们现在就一个决议进行辩论，这个决议将给以色列带来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试图带给约旦的同样残酷、黯淡的命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积极努力给黎巴嫩带来这种命运。

我们知道将请求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只不过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要用尽一切手段以摧毁以色列的政策持续，这种政策是阿拉伯国家所接受的。该决议草案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企图从后门达成去年他们从前门无法达成的目的，去年他们倡议将以色列赶出联合国，或暂时停止以色列的联合国国籍。

正在辩论中的决议草案将努力使去年没有投票赞成决议草案的，在今年投票赞成。它将力图创造一种局势，借此使得今年坎帕拉和利马会议所否决的，将为大会所接受。它将尽力创造一种局势，借此想把曾经提出反对以色列的每一个极端建议不管如何都列入该决议。提案国计划要诱骗构成本大会的大多数的国家赞成

这个恶毒的决议草案，这些国家曾在坎培拉、利马和其他地方拒绝附合各种实际上导致灭亡以色列和将它赶出本机构的极端决议。

本大会知道旨在产生和平的解决办法的中东谈判程序已在进行。事实上今日双方正在执行埃及和以色列的西奈协定的各项规定。

出席本大会的大多数国家在一般辩论时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对这个协定表示欢迎，并且希望，如协定本身真正期望的一样，它将是导致中东和平的不断进展用的过程的前驱。

让我扼要地引述协定中一些重要规定：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同意：……”

“两国之间和中东的冲突，不得以武力解决，只可以和平方式解决……”

该协定又说：

“双方保证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军事封锁对付对方。”

另外的条文摘要说：

“双方视本协定是走向公正持久和平的重要的一步。本协定不是最后的和约。”

该协定最后说：

“双方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38(1975)号决议的规定，在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围内继续努力进行最后和平的谈判。”

这些条文的摘录反映了在中东达成协定的范围。它们的确显示了有希望导致和平的唯一方法。它们大体上反映了能够期望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进行谈判的唯一原则基础。

与此相反的，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提出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该组织的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最近在巴格达的一个会议上的演讲也明白地提出了这种政策：

“我们不准任何巴勒斯坦或阿拉伯方面……承认以色列或与它和解……”

今天大会所面对的，是你们都不能够回避你们的责任的问题。你们可以或是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76)和338(1973)号决议，和以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共同主持的日内瓦会议所建立的办法，作为我们和平谈判的范围，并沿着导致该地区的最后和平的道路前进——在这方面，让我说，很显然的是只有按照安全理事会充满和解和妥协的精神的第338(1973)号决议，进行直接谈判，才有可能实现和平——或者，你们可以支持今天早晨对你们演讲的先生几个月以前在《巴勒斯坦革命报》宣布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宗旨：

“巴勒斯坦的外交原则是不承认，不和平……不准通过苏伊士运河……政治解决注定要失败……”

这就是他们要你们投票赞成的政策。我夸奖他们，至少他们毫不掩饰他们的仇恨，并且他们都不想隐藏他们要摧毁以色列国的目的。

他们提议的决议把问题明明白白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不能够也不敢回避它。明明白白地提出你们认为中东棘手问题该如何解决，是你们的国家和国际义务。你们面对着两种抉择。一个是安全理事会建立的范畴，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安全和承认以色列的疆界，及有关方面直接而文明的谈判的过程，以求达到和平。另外一个亚希尔·阿拉法特今年对黎巴嫩的报纸《报道报》说明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办法：“这个决议包括消除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是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现在就是以色列。”他指的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联合国第3236(XXIX)号决议，我前面的一个演讲人在这个讲台上也提到该决议，这就是要求你们认可的决议。

简括说来，就是如此。你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看你们是投票赞成导致和平的谈判程序，或是投票赞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毁灭以色列，并且断然拒绝任何谈判或妥协程序的政策来决定了。

提议的决议草案的各部分，其大意是要摧毁以色列，再加上把以色列赶出联合国，加以制裁，以及事实上蓄意要毁灭一个会员国的每一项措施。该决议将设立一个委员会，依我们对本庄严机构多年传统的经验看来，这个委员会将是对以色列怀有偏见和不利的，并将由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及公开敌视以色列的会员国组成。这样作，它就会建立一个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和阻碍正在进行工作及旨在使我们这个受战争蹂躏的地区走向和平的现有机构。

直接了当地换句话说，提议的决议中的每句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阻挡基于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想望一个基于妥协和互相承认的、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任何行动。

我要再度强调，设立这个机构和接受这个有害的决议，大会就是积极参加阻止中东走向和平的过程。这就是该决议的提案国公然寻求的目的。

让我再度引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话——因为他毕竟是该决议的倡议者：

“第3236(XXIX)号决议包括消除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是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现在就是以色列。”

大会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是国际的大悲剧。它的影响是可怕而恶劣的。在这个论坛参加讨论者的目的应该是鼓励谈判，并努力求取共同意见和妥协，这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办法。相反的，这个机构容许一群顽固的极端主义者加以控制，他们的公开目的是反对导致和平的任何行动，因此，这个机构鼓励了分歧而非协调，顽固而非妥协，狂热而非容忍，冲突而非和平。

当一个只能以妥协来解决的问题，居然用我们在本大会不得不听的这种讨论来处理，联合国已经被用来作为破坏为中东争取和平的每一项努力的那些人的最前线阵地。本大会所面对的问题是和平或破坏。如果容许目前中东的进程发展，我们也许可以实现和平。如果容许一小撮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者指挥本大会，联合国将使痛苦、仇恨和破坏长久存在。

在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能提出的任何决议时，我绝对不是意指我们不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的存在，事实上正好相反。让我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由数目经常在变化，而且自相斗争的恐怖主义组织组成的不稳定的联盟，这些组织彼此之间经常勾心斗角，除了给以色列的男、女、老少带来邪恶，可怕的命运以外，从来不能就任何问题达成任何共同意见。

就以今年七月七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大马士革的广播为例吧：

“萨法德的房子一间也不能存留，这个城市必须要烧光，不让一个犹太人住在那里……”

这就是一个富有历史性的城市可能遭遇的命运，这个城市自建立以来，即有犹太人在那里居住。

我们不愿再用他们的发言人所描述的，如果他们得逞，以色列所将遭遇的命运那些其他骇人听闻的细节来困扰本机构。那种骇人听闻的程度简直是文明人所不能想象的。但是，我们犹太人太清楚了，在我们今日文明的时代的现代人仍然可能作出这种恐怖行为。

他们提议建立一个所谓民主、政、教分治的国家，使得回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好象能够友好而平等地共同生活。如果他们那么相信民主和政教分治，为什么到现在阿拉伯世界连一个民主、政教分治的国家都没有？约旦人控制了西岸，埃及人控制了加沙地带达十九年。当时为什么没有在这里建立政教分治的民主国家？十九年来，他们有权力可以作他们今日要以色列作的每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不作？难道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之间西岸或加沙地带没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我请问你们那些高谈巴勒斯坦家乡和独立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十九年来，本大会的两个阿拉伯会员国有权力这样作，他们为什么不作？为什么在十九年中，约旦人在西岸，或是埃及人在加沙地带还不能够建立一个当地的中央行政机构？

为什么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十九年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今日以色列管辖的领土上在管理内政方面没有取得他们目前在以色列的管辖下所取得的成绩？

为什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的两次重大激烈战争是对阿拉伯国家政府和阿拉伯行政当局打的——一九七〇年在所谓的黑色九月对哈希姆约旦王国作战和今年在摧毁黎巴嫩国家的事件中成为一个主要因素？

他们高谈民主和政教分治的国家，这个空口说来的口号，这种明明是宣传的伎俩，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些天真善良的人的支持。但是，要想知道它的意义，让我们再看看亚西尔·阿拉法特今年在《伦敦经济学人》上的讲话：

“黎巴嫩的经验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这很象我们试图建立的多宗教国家。”

如果你们要知道一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计划实现后，以色列的犹太人将是什么命运，请你们看看今天的黎巴嫩，看看自一九四八年以来离开或被赶出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的800,000多犹太人，看看今日被扣在叙利亚的4,000多名人质的痛苦遭遇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谈到民主、政教分治的巴勒斯坦国时，它晓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让我再引述今年五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巴勒斯坦座谈会开幕时说的话：

“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我们都可以和平生活的民主国家而斗争...在这个地区除了阿拉伯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居留，因为这是不管多强大的人也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

有意思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中东的影响，正随着它在外头的叫嚣声成反比地降低，这种叫嚣影响了容易受欺和比较不容易受欺的各国政府。自去年此时第3236(XXIX)号决议通过以来，该组织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恐怖行动。他们一再公

开宣称在本大会堂通过的第3236(XXIX)号决议将他们的恐怖行动合法化。 我不想详细讨论他们在基里亚特谢莫纳攻击妇孺，在马阿洛特扣押和杀害20余名儿童并伤害了约60名儿童的英雄行为。 他们的行动并不仅针对我们。 去年有十七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份子在他们计划要谋杀在拉巴特出席阿拉伯高峰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元首时，在拉巴特和西班牙被捕。 最近我们看到他们对马德里的埃及大使馆干了什么好事。 我们看到他们怎样对待从迪拜劫持来的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劫持的过程中他们残忍地枪杀了一个德国乘客。 何必再一一列举下去呢？今天，他们已经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祸害的化身，这种祸害本大会没有勇气加以谴责。

他们的行动在埃及受到了限制，我们都看到最近埃及的群众示威谴责他们。他们不准进入约旦或在那里进行任何活动。 他们受到叙利亚政府的严格控制。 他们唯一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是黎巴嫩，今天我们大家很清楚地看到这所带来的深重而悲惨的后果。

我们对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简直是一清二楚。 在这方面让我用以色列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先生对本大会的讲话来重申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不言而喻，中东的真正和平必须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的公正而有建设性的解决。 以色列也许比大多数乱发议论的国家更为注意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和平荣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事实上我们坚持必须这样做。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用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棋盘上的小卒已经太久了；这些年里，他们都是阿拉伯极端主义的牺牲品。 因此，要想解决他们的问题，阿拉伯国家必须改变它们的态度。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该而且能够在以色列和约旦的和平协定的范围之内获得解决，因为约旦构成约旦河两岸古巴勒斯坦地区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是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乡。

“因此，如果问题的焦点在于公平而有建设性地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

身分问题，那么以色列的反映将是极其肯定的。但是所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名义所提出来的荒谬要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三六八次会议）

上星期埃及总统在本大会堂宣布，他已经指示他的大使向大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的结构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产生的，而第338(1973)号决议则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该决议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断然拒绝。甚至连叙利亚政府也不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提出，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席日内瓦会议这件事本身，就含有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和承认以色列国的意思，只要看看实际情况就知道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十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明确宣称：

“在阿拉伯和国际任何一级交涉中，包括日内瓦会议，不得涉及该〔第242(1967)号〕决议。”

该委员会通过的第三项原则指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为反对以承认〔以色列〕，与〔它〕和解，承认〔其〕安全疆界等等为代价，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政权的任何方案而斗争——”。

他们已经十分明白地表明了立场。难道这就是他们希望我们或任何精神正常的人对待日内瓦会议的基本态度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受巴勒斯坦盟约的控制，该盟约要求毁灭以色列国，在第二十条中十分荒谬地断定：

“宣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具有历史上或精神上的联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换句话说，他们否认4000年的历史，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之一。他们否认犹太教和圣地之间的任何联系。他们认为圣经好象它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也

暗指基督教诞生在一块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地方的从来不存在的人民中间，脱胎于一种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宗教。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每一个一年级的孩子都会本能地将犹太人与耶路撒冷，圣地和锡安山联系起来。但是，这里竟有一些国家希望我们同意与一个其信仰的基本信条和主要教义是毁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组织坐在一起，该组织在那个盟约第二十一条坚决宣称他们

“拒绝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方案”。

在本大会堂有没有任何国家会同意与一个其唯一的公开目标是毁灭它，而其目的是取得让步以便能够更容易地毁灭它的组织谈判？你会这样作吗？你能够想到我们会这样作吗？你能够期望任何以色列人会与赞成这样一个盟约的集团会谈吗？

因此，埃及总统拟订并在他指示下提出的决议草案，不管促使他这样作的理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不应该忘记，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端赖成为会议当事国的所有国家的同意而定。我这样说之外，同时还要用我国外交部长的话再度强调：

“中东的真正和平必须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解决。”

（第二三六八次会议）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主要部分是今日的约旦王国。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有百分之八十，住在约旦、以色列、西岸和加沙。他们之中约有150万人，包括住在西岸的，是约旦公民，并持有约旦护照。约旦国会议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巴勒斯坦人，该国在所有公务，军事和商业方面的领袖也是巴勒斯坦人。问题很显然能够并且应该在以色列和约旦和平协定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上星期发生了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关的两个重要事件。在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积极参与瓦解的一个国家的过程，使一个阿拉伯民族遭受死亡、谋杀、经济灾祸和物质损坏。在以色列管辖的领土上，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反对，地方行政当局的民主、不记名选举有秩序地进行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象四年前第

一次选举举行时一样，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企图阻止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除了过去的黎巴嫩以外仅有的地区的自由和民主的程序，在这个地区中，阿拉伯人可以自由表示他们的意见，发行自由的报纸和参加不记名投票选举的自由民主的程序。但是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他们宁愿用选票代替枪弹。在此你们可以看到，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的行为反映出该组织努力要实现的，和阿拉伯人有秩序的在投票所之前排队，无所恐惧、不受恫吓地进行投票反映出以色列努力要实现的之间，十分明显的对照。

如果以色列是象我前面一个发言人在这个论坛上说的阿拉伯人的人间地狱，为什么有自由选出的阿拉伯人在我们的国会担任国会议员？为什么在我们的政府有阿拉伯人担任部长的职位？为什么有一个阿拉伯人在我们的代表团任职？为什么一个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担任公职是很自然的事，而一个犹太人在一个阿拉伯国家担任任何公职却是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整个中东的第一个阿拉伯女市长是在以色列选出的？为什么阿拉伯的军官和士兵志愿在以色列的国防、边防和警察部队服役，并且有很多人指挥犹太士兵？为什么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同样都是国家的正式语文？为什么每年有许多阿拉伯游客（去年就有157,000）自由地进入以色列？为什么有成千的阿拉伯病人从中东的每个地区争着要进犹太人的医院？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的哈达沙医院，百分之五十的儿童病人是来自中东各地区的阿拉伯儿童？为什么三大宗教能够在耶路撒冷圣城几千年来最开明、最有想象力的领导下，和善地共处？为什么有75,000阿拉伯工人每月进入以色列赚比他们以前多四倍的工资，并且在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全世界最进步的工会组织保护下工作？

我们与超过一百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互相尊重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每日密切接触。我们会见他们，与他们讨论，与他们辩论，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的电视节目，我们了解他们的感情，我们知道他们的想法。我们绝对不是说他们不寻求他们自己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解决方法，而是说，从日常亲密的接触和了解，我们知道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能代表他们或代表他们的想法。

同时，在还没有取得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之前——我强调这个问题不能脱离整个中东问题——我们对我们的处理办法引以为荣。我们引以为荣的是，尽管多年来在恐怖主义份子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压力和挑衅下，我们从来没有执行死刑。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两个领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是每年平均百分之十八，八年来国民平均收入在西岸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在加沙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失业率从一九六七年西岸约百分之十，加沙约百分之三十，降低到今年六月失业率是零，各领土的农业机械八年来增长了十倍，西岸和加沙免费教育制度的教育机构和教室的数目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五年之间，约旦河的双方有4,100,000多人走过开放的桥梁，在各领土内，总计16,000名行政官员，只有500名是以色列人，所有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是由自由和不记名投票选出的，在东耶路撒冷的三个报纸是由阿拉伯人编辑和记者编辑，撰写和发行的，他们有绝对的自由表示任何政见，包括反对以色列国的极端看法，在以色列有完全的迁移自由，来往于西岸和加沙地带，来自东岸和约旦的游客，包括来自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游客都有行动的自由。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给予一切宗教绝对的信仰自由，所有的圣地都是由各宗教当局自主管理。我们以此为荣，因为我们知道这已经建立了通向阿拉伯世界的桥梁，已经建立了我们与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日常对话，已经导致前所未有的更大的互相了解，已经在人道的努力，医药、农业、商业、政治、科学和高等教育等所有方面，发展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日常的基层合作。

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更进一步走向基于日益增进了解的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的基础。

如果本大会鼓励而不是阻止中东谈判和对话的程序，我们将会实现这个目的。毫无疑问的，已经安排好的决议将成为本辩论的主题，如果我们让本决议中充斥的

恶意攻击成为今日在中东流行的风格，那么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要重申，今天大会只有两个选择：一者是目前中东继续走向和平的程序，这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76)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呼吁为了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进行直接谈判广泛范围内所期望的；其二是，本决议草案所反映的顽固态度，该决议草案将在本大会堂提出，这意味着战争和痛苦的延续。不管本大会表决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将继续在走向和平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个道路上前进时，我们相信我们是不会孤独的。

主席：在请今天早上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提醒本大会，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今天早上，我宣布我打算在明天，十一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五时截止有关议程项目27发言人名单的登记。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接着请黎巴嫩和约旦的代表发言，他们希望行使答辩权。

因为，没有发言人，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取消，两国代表将在今天上午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后行使答辩权。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在我开始我的讲话以前，我必须说，我很高兴你回来了，因为当你回国时我们实在想念你。但是，我必须对你因为没有发言人取消今天下午的会议，及你对答辩权所说的话，提出一些意见。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现在发言，并且因为时间晚了，我的话必须简短，以便要行使答辩权的两个代表可以在今天上午的会议行使答辩权。

我可以不可以要求你让答辩权移到今天下午去行使，因为我并不认为有人建议必须限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或公平地说，以色列的代表，讲话的长度。因此，作为一个主权国的代表，并且考虑到午餐的时间将到，为了辩论我们面对的问题

题，我希望自由自在地，并且在我认为需要的时间范围内讲话。

主席：巴鲁迪先生，我愿意答复你关于程序问题的意见。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以后会有权答辩的。

主席：我很快就要离开一下，我要告诉本大会……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在这里已经呆了三十年了……

主席：我请你让我讲话。我只是要说每个人都希望尽快行使答辩权，并且大会决定了答辩权应该在每天结束时行使。约旦和黎巴嫩的代表要求在今天上午行使他们的答辩权，应他们的请求我决定在今天上午请他们发言。

巴鲁迪先生：你不应该玩弄我的感情，那是一个阿拉伯人的感情。

主席：巴鲁迪先生，大会现在在听你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虽然我的话可能重复，但是大会有很多新的会员国的代表，他们应该略识犹太复国主义的背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只是拥有一百多个项目的议程中的两个项目。

因此，我要从联合王国——我不知道那时它联合了没有——的那些爱德华王之一——因为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被驱逐出英国那时欧洲的犹太人说起。犹太人在欧洲也同样不受欢迎，他们象异教徒一样，不能有职业。所以他们转而以兑换货币为业，在王侯们需要钱时，他们就放债生息。

那时及以前几百年，东方的犹太人在阿拉伯文化中还是受欢迎的人物，而不是不受欢迎的人物。有些阿拉伯人是基督教徒，也有些阿拉伯人是犹太教徒。事实上阿拉伯人犹太教徒在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历史上有很卓越的贡献，没有人因为宗教的理由受到迫害。事实上他们都是圣经的子民。他们的先知，除了玛丽的儿子耶苏以外，和我们的先知是一样的。在可兰经上，耶苏是上帝的神灵，基督教徒有时说耶苏是上帝的儿子，意思是来自上帝。除了在西元三世纪教会写下的神学教条以外，这几乎是同样的解释。

当我说到教会时，我意指罗马教会或在土耳其人到小亚细亚以前那时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君士坦丁堡历来叫作伊斯坦堡。所以，任信人不要以为犹太人因为信仰一个不同的宗教，在阿拉伯世界或中东受到迫害。事实上我认为三个一神教是一个。就是一个一神教有三个教派：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谁迫害犹太人？欧洲人。为什么欧洲人迫害犹太人？因为有时他们不能还他们欠犹太人的债。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个理由来迫害犹太人。

法国革命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在此以前，犹太人只是二等公民；他只是一个货币兑换商。因此，很不幸甚至连莎士比亚也要塑造一个角色，使人认为犹太人不但讨厌，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很可鄙的。我指的是夏洛克。

为什么欧洲人迫害犹太人？让他们在这个论坛上提出答案吧。我们，（我指的是中东人），待犹太人有如自己人。他们在每个地方都有卓越的表现。他们成为这个区域的文化的一部分。我说到法国革命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德国人首先将犹太人作为公民看待，所以有犹太人在政府中任职。我说的是十九世纪。然后在十九世纪末发生了德雷菲斯事件。德雷菲斯凑巧是犹太人，他是法国陆军军官。就好象今日有间谍一样，有人指控他把法国陆军的秘密情报交给德国人。如果不是左拉和其他法国自由主义者的营救，他可能死在他被放逐的魔鬼岛上。那时有一个年轻人西奥多·赫佐——他那时将近四十岁，但是他没有活太久——由一家奥地利报级派去作记者报导德雷菲斯事件。他有很多疑虑：他认为犹太人不管在欧洲呆多久，也不会被认为是欧洲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背景。所以他就写了一本叫做《犹太国》的书。那是一个梦想。他竭力告诉和他同奉一个宗教的人，说这不是乌托邦，而是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

西奥多·赫佐死得很早，但是他对许多犹太人似乎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以前也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想法。在赫佐的身上，这种想法又重新点燃，赫佐的《犹太国》

滋育、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

在一九一四年及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不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 甚至在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及犹太人加紧移民到巴勒斯坦以后，据我记忆所知，犹太人的人口约为巴勒斯坦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贝尔福先生发表关于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的宣言？因为联合王国正在打败仗。

犹太人变得很富裕，并且获得了公民权。 许多犹太人由于在科学和工业上的成就，成为犹太名人。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他们在欧洲是少数民族，并且象所有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他们的最大努力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没有人能够低估凑巧是犹太人的欧洲人的贡献。 我说“凑巧是犹太人的欧洲人”，因为这种贡献是由于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圣经的关系。

少数民族常常要接受一种挑战。 有一次就是《先锋论坛报》的记者贾布瓦拉先生（我想他是一个印度人）告诉我，祇教徒表现很好，因为在印度他们是少数民族。 这种道理并不仅适用于犹太人。

当然贝尔福先生当时身处绝境，他也偏向犹太人。 他的舅舅罗斯伯里勋爵由于婚姻关系有些犹太人血统。 毫无疑问，犹太人认为某些英国人是犹太人，如果他们的母亲是犹太人。 父亲不算数，因为养孩子的是母亲。 关于这点，我仍有待教正。

伍德罗·威尔逊先生是孤立主义者，我朋友的父亲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是孤立主义者，他代表共和党。 民主党党员和共和党党员基本上都是孤立主义者。 英国人在美国作了很多的宣传，但是这还不够。 甚至连卢西坦尼亚号的沉没，都

* 副主席法勒先生（塞内加尔）就主席位。

没有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发现卢西坦尼号载有武器。

我不想更详细讨论英国人如何使美国糊里糊涂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切都已经载入文件中，各会员国在有空时可以查一查。

我们来谈谈一九四七年的情况。当巴勒斯坦被分割时我在成功湖的大会上。在这以前，有一个高级教士——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因为有文件可查——从纽约被派往拉丁美洲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进行游说。有一个人叫做托克斯。他是阿根廷的犹太人。我要引述霍罗威茨先生在他的书中报道托克斯先生在拉丁美洲所采取的极其巨大的努力的话。他写道：

“他很成功而有技巧地运用解释、哄骗、逼迫和拉拢的手段。他日夜不停地打电话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首都的要人谈话，他的使者奔驰拉丁美洲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引自霍洛威茨的书《创建中的国家》的话，该书由一个叫做埃迪上校的先生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并在一九五四年由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在美国出版英文本。埃迪上校是谁？他是在中东生的美国人，父母亲是美国人。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分割巴勒斯坦以前对拉丁美洲国家所施加的压力。

国务院很担心杜鲁门先生可能会由白宫所受到的压力而动摇。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任职的美国外交官认为他们最好和总统谈谈分割巴勒斯坦的危险，该团体的发言人是乔治·沃滋沃思先生，我也认识他。

“他用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口头提出一项大家都同意的说明。讨论很少总统在会议上问了几个问题，会议的记录由国务院小心保管。”

我仍在引述埃迪先生的书。

“最后杜鲁门先生很爽直地总结他的立场说：‘先生们，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对渴望犹太复国主义成功的几十万人有所答复。我的选民中没有几十万阿拉伯人’。”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份子要不要投票支持他的问题。这只是犹太复国主义份子的努力的历史的一斑而已。让坐在以色列的座位的人，不管他是谁，将这些事情告诉赫佐格先生吧。

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不将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广大的帝国的某个地方给犹太人去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有一个时期曾经想到设在阿根廷，但是没有成功。另一个时期想设在乌干达。据说犹太人要一块能够为全世界的所有犹太人激发动机力的地方，那就是犹太教茁壮成长的巴勒斯坦。我们指的是以色列和犹太——它们的存在没有超过四百年或五百年——但是巴勒斯坦的土地是闪族人迦南人、阿莫里提斯人居住的地方——我不必告诉你们所有部落的名字。

但是谁要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国家？我们的犹太人？不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是闪族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族人。我稍后将讨论这点。

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在欧洲受迫害，也受希特勒的迫害，他不幸杀了几百万犹太人。欧洲国家及从它们延伸出来的美国，要巴勒斯坦人付出代价。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用什么样的逻辑把戏可以把这个说成是公正的事？

好了，你们也许要说犹太教是在巴勒斯坦蕴育成长的，但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在巴勒斯坦蕴育成长的，因为可兰经上说耶稣是上帝的灵。甚至先知默罕默德都没有宣称他是上帝的神灵，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礼拜方向，在约书亚来到耶利哥然后再到耶路撒冷之前二千五百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闪族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他们是闪族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些欧洲人是谁？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卡查尔人，他们是阿什克那齐斯人。在七世纪当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对抗时，他们皈依了犹太教。他们从亚洲北边到欧洲，沿着里海边缘移动，并在今日的俄国南部定居。因此回教徒和拜占庭说：“我们不要使他们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

犹太人——或者我应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包括埃班先生，在这个讲坛上一再说“上帝给我们巴勒斯坦”。可能大部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不是全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从未见过巴勒斯坦的人的后裔。

基督教是闪族人的宗教。这会不会使得英国人、法国人或是德国人变成闪族人？不会。犹太教象伊斯兰教一样，也是闪族人的宗教。这是不是会使皈依犹太教的教徒成为闪族人？答案很简单，不会。我们的尼日利亚兄弟是回教徒，这是不是会使他们成为闪族人？苏丹人是闪族人，因为他们接受阿拉伯的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因此，没有闪族人的血统这样的东西。有闪族人的文化，欧洲人的文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一致，因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许多国家的国民。

上帝并不给人差别待遇。很多人不相信原教旨主义的上帝的观念，只因为圣经上提到摩西，犹太教的先知，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说上帝告诉他：“如果希伯来人悔改并遵守我的约，我将把这块土地给他们。”但是该土地已经有人居住，这些从欧洲来的人也不是摩西对他们讲话的人的后裔。

你们知道“希伯来”这个字是源于哈比鲁。哈比鲁的意思是“牵驴的人”。他们有商旅队的客店，他们有驴子。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骆驼，这是他从他的阿拉伯兄弟那里牵来的。

用仪式化的民主的陈腔烂调高谈阔论的那些欧洲犹太人以为能在此地愚弄谁？

他们提到恐怖主义。什么恐怖主义？让赫佐格先生说说看，他是犹太自卫军的一员，他知道什么是恐怖主义，和在巴勒斯坦谁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有各个不同团体——我们只举它们之中最有名的几个帮派如犹太自卫军、民族军事组织、斯特恩党等。是谁毁坏了大卫王旅馆、杀了那么多人——阿拉伯人，或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谁在人民大批离开德尔亚辛时集体屠杀了所有的人民？谁杀了莫恩勋爵，因为他说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不中听？谁杀了伯纳多特伯爵？

谁在巴勒斯坦的树上吊死英国兵——？是阿拉伯人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他们说，“哦，这些事情都过去了。”现在他们要讲面子。他们在欧洲人——主要是联合王国，但是还有美国的支持之下，得到他们所要的。现在他们要体面，他们从来没有从事恐怖主义的行动。

这就是既成事实的政策。巴勒斯坦人民拒绝接受既成事实，就好象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拒绝接受既成事实一样。马基怎么样？他们怎么对待马基？他们不是圣人吗？他们不是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敌人纳粹党人吗？他们是英雄，而巴勒斯坦人却是恐怖主义份子。难道有这样的两种标准吗？欧洲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难道有特权不择手段劫取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吗？就好象我在埃班先生发言时说，给我们看看全能的上帝发给的地契吧！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也给我们看看驱使你们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调子跳舞，并且帮助他们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全能的上帝的委托书吧！巴勒斯坦人中有很多人可能是犹太人，皈依了犹太教，以后又改信伊斯兰教。从民族学上来说，他们是闪族人。象我所说的，你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见过巴勒斯坦，你们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说：“上帝将巴勒斯坦授予我们。”这是对学术研究者的一个骗局，但是骗局变成了现实，那是很危险的。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请你下午开个会议，我再继续讲话。我尊重很多同仁的权利，他们或许有事，但是出于礼貌，他们还在这里听我讲话。但是我希望彻底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就我们怎样才可能解决这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提出建议。现在差不多到了下午一时三十分，我现在要不要停止讲话，要看你和助理秘书长（他和他的助手们负责大会的进行），是不是允许我在下午的会议上继续我的讲话。如果不行，我现在就继续讲下去，我知道我所说的每一个字，不管代表们在不在他们的座位上，都将载于逐字记录上。我很清楚《纽约时报》将说，“哦！多惹人厌烦的巴鲁迪，他自说自听。”我才不管《纽约时报》或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报

纸怎么说哩。 为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 我将及时告诉你们。 不要跟我说这种办法没有先例。 这是一篇演讲分成两部分，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提出这个要求。 大家记很赫佐格先生讲了四十分钟，甚至我的巴勒斯坦兄弟也作了很长的讲话。 为什么巴鲁迪不应该讲话，他在十七岁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 所以我注意这个问题已经有五十三年了。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些认识，我的知识不是很全面的，但是我认为我知道很多方面，因此应该答应我的请求。 当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仍在欧洲时，我已经熟知这个问题了。 现在他们说要巴勒斯坦。 先生，你的答复是什么？

主席：巴鲁迪先生，在主席离开这个讲坛时他已经说了，今天上午有两个发言人要行使他们的答辩权。 我们应该问一问他们是否仍希望在今天上午行使答辩权。 如果他们坚持这样作，我将请他们在今天上午发言，主席将告诉你有关今天下午开会的事。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规则上没有说我不能在今天下午继续发言。

主席：你可以在今天下午继续讲话，但是被允许在今天上午行使答辩权的两个发言人，坚持要在今天上午发言。 因此我必须立即请他们发言，行使他们的答辩权。 这个办法不会阻止你在今天下午继续发言，因为在那个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人报名。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先生，谢谢你。 你和莫尔斯先生都非常公正。 我很愿意听取要行使答辩权的两个同事发言。

主席：我现在就请黎巴嫩和约旦的代表发言，他们要求行使答辩权。

各会员国记得大会在第二三五三次会议上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应以十分钟为限。 我提出这点，是为了提醒已经要求在本会议行使答辩权的两个发言人，以及以后行使答辩权的所有发言人。

黑达尔先生（黎巴嫩）：以色列代表又不怕麻烦，再度提起黎巴嫩问题，利用它混淆世界舆论，为基于种族主义和偏见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利益服务。黎巴嫩代表团愿意再度答复他的指控，并申明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引起的，宗教信仰要求一个国家的国民互相容忍。

黎巴嫩的办法是唯一、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因为我们有很多宗教，我们认为除了呼吁和平共处的办法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当我们发现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想要摧毁这个办法或对它表示怀疑时，我们一点也不惊奇。

黎巴嫩事件主要是由于以色列本身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引起逐步升级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如果以色列已经执行了联合国有关中东危机的决议，并且履行了国际社会关于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的决议，及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及其对黎巴嫩领土、黎巴嫩人民和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加紧进行侵略的决议，如果以色列已经这样作，黎巴嫩就不会遭遇到它现在面对的危机。

以色列最好记住这些决议，并且尊重和履行这些决议。这要比它企图扰乱和干涉黎巴嫩的内政有益得多。

我就讲到这里，并保留在必要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

沙拉夫先生（约旦）：以色列代表的主题是攻击顽固的极端主义，并呼吁尊重事实。但是他的讲话正好与此相反。他没有提出任何一种建设性的方案，考虑到现实的局势，或尊重人权，或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些才是本辩论的主题。

至于尊重事实，我们没有听到事实，只听到歪曲的事实。我至少必须对两个主要的歪曲事实提出答复。以色列代表首先想把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混为一谈，歪曲一项事实。阿拉伯各国之间是否有歧见，或阿拉伯各国是否已经发展成为它们所期望的成熟而高度进步的社会，这是一件事；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否认、被藐视，他们的愿望被压制，这是另一件事。尽管巴

勒斯坦人内部有歧见，关于他们的未来，他们之间有辩论，或是他们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辩论，有时候甚至很激烈或甚至是暴力的，但是这无论如何不能减损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无论如何不会在本国际机构内影响巴勒斯坦人的事业的正确性——这个事业是一个被武力和暴力驱逐出他们自己历代的家园，被驱散和被剥夺了行使自决权或根据联合国过去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来，每年重复和重申的决议返回他们的家园的民族，要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园的斗争。这就是主题，这就是本大会的问题。

另一个歪曲和混淆——这也是以色列的最大特色——就是企图把巴勒斯坦和约旦混在一起。约旦和巴勒斯坦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是它们是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它们是选择统一或是各行其是，那是它们自己的事。我们作为阿拉伯人，都希望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将走向统一和政策上互相协调。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巴勒斯坦是约旦河以西巴勒斯坦人住了许多世纪的地方。约旦选择与巴勒斯坦人民统一，和与巴勒斯坦人民共享它的未来，感情、期望，甚至它的痛苦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替巴勒斯坦人寻找远离约旦河以西，他们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家园之外的另一个家园的口实，他们被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流离失所，他们的家园被人占夺。

这个骗人的门面话和论点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局势的真象。巴勒斯坦人有权占有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国土。大批的巴勒斯坦人——现在已经超过150万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而不得返回家园；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现在仍然有其他许多人——超过100万人——在那里居住。

以色列正面临着必须采取两个主要的决定：一是结束其占领，这种占领目前压迫着在西岸和加沙超过10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另一个主要的决定是同意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正义的呼吁，允许从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国土被赶出来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和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返回他们的家园。这

些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争点、主题、要旨和本质。 其他任何东西都与它们无关。

最后，以色列代表在这里夸耀以色列在占领领土的“人道”管理，这是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 这是一种戏弄和嘲笑。 但是我们已经在联合国的其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和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听到了相同的论点。 在有关班图斯坦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听到这个论点。 在半世纪和甚至一世纪以前，我们就听到以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的形式压迫人民的一些国家为了有利于他们的剥削，一再提出相同的论点，这些国家大肆夸耀它们在违反人民意志加以占领的领土上的“文明”的任务。 在这个大会堂里听到这种论调不仅是不相干的，而且是可耻的。

下午一时四十分散会